



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2-14

齐鲁晚报

2021年6月19日 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陈明丽
曲鹏

《宋·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》
邓小南 杨立华 等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《宋潮·变革中的大宋文明》
吴钩 著
新民说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宋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时期。一方面它重整残唐五代乱局，使中华大一统的主体文脉得以延续；另一方面，与汉魏晋唐相比，宋朝又在诸多领域独具开创性，其“国家之制、民间之俗、官司之所持、儒者之所守”，均发生了明显转变且深远影响。

《宋潮·变革中的大宋文明》《宋·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》是新近出版的两本宋朝题材图书，它们没有因循传统去谈政治、军事，而是将触角延伸到社会、文化，从更立体的空间里回答宋朝何以成“宋潮”。

□孙清楠

时髦前卫的制度源于隋唐的积淀

20世纪中期，针对赵宋王朝的整体国力，学界有“积贫积弱”的批评。钱穆《国史大纲》就痛感宋朝是“积贫难疗”“积弱不振”，这样的概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朝“生于忧患、长于忧患”的历史特征。

宋王朝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压力。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，用宋人的话来说叫“天下大势分为南北”，事实上是中古历史上又一个“南北朝”时期，因为北方一

直有其他政权与之并存。宋朝的疆域是中国主要王朝里面积最为狭小的，到南宋的时候，更是以淮河一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，偏安一隅。

尽管饱受周边政权挤压，军事上“积贫积弱”，但宋朝却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、最有教养、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。

文史作家吴钩的新书《宋潮·变革中的大宋文明》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该书是2019年出版的《知宋·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》的姊妹篇。这本书讲述的内容不限于宋朝的政治与司法，还涉及宋朝的市政、文化、商业、军事等，整体来说，讲述的是宋时最昌盛甚至是宋朝独有的制度，

反映出宋朝文明的独特魅力。

书中谈到了宋朝的消防队、城市公共租赁房、国家福利与“福利病”、女性的财产权、“大学”制度、招投标制度、金融工具、海外贸易、地方公共部门、立法专业化、缓刑制度、司法问责原则等内容，这些引领时代潮流的创造，让现代人读起来有种穿越之感。

比如“潜火队”可以视作宋朝的消防兵，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防装备，包括防毒面具、防火背心、云梯、水囊等，还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。火灾发生后，“潜火队”赶往现场救火时，享有一些特权，路遇高官可不必避让。如果“潜火兵”在救火过程中受伤，则由政府负责治疗并给予奖赏。“潜火兵”享有比较丰厚的薪水，所有的消防器材也由官府购置、保养、增补。

再比如宋朝“店宅务”管辖的政府公屋，具有现代城市公共租赁房的功能。汴京左右厢“店宅务”名下的房屋，计有二万多间，可见规模很大。

应当注意到，宋朝的一些制度并不是到了宋朝才有的，而是经过了一定时间慢慢演变而来。比如盛唐的时候，城市有严格的宵禁制度，但是到了唐后期到五代这段时间，城市就慢慢地有了野市了；盛唐的时候，城市管理是有坊设置的，居民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，但到了中晚唐之后这样的制度就慢慢地被突破了。这些做法后来都被宋朝继承了下来，才有了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繁华景象。

科举制度也是隋唐的时候已经出现，只不过隋唐时每一年录取的人数非常少，而到了宋太宗时期，科举制度开始大规模录取，成为主流的选官制度。所以，宋朝出现的一些文明成就，有很大程度是继承了前朝的文明成果，慢慢积累起来的，并不是从天而降。

关心“人”自身活得潇潇洒洒

唐宋的区别，史学界有个经典说法：唐文化是“古典文化的巅峰”，而宋文化则是“近代文化的滥觞”。这两者间的差异，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，就是宋朝出现了平民化、世俗化、人化的趋势。所谓的“化”，不是一种“完成时”，而是一种“进行时”，是指一种趋势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宋朝社会、宋朝文化的特点。

平民化，是指普通民众具有比以前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，受到社会更多关注。在这一历史时期中，不同于东汉、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初年的情形，人们的身份背景相对淡化，贵族制、门阀制的观念基本不复存在。世俗化，主要是指关注俗世生活的取向。人文化，则是指更加关心“人”自身的价值、社会价值取向相对理性，关注人的教养与成长。

近年来流行的“宋朝美学”，是“三化”的集中体现。三联书店的《宋·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》，由十位专家学者联袂完成，从思想、文化方面勾勒着宋朝社会图景。从中可以看到，摆脱了出身门第束缚的宋朝士人，更看重内在自我人格的实现，他们本身就有书法、绘画、诗词等多方面修养，所以人生呈现出文雅、洒脱、有趣的模样。

在他们的带动下，抚琴、调香、赏花、观画、饮酒、烹茶等活动流入民间，上至皇家宫廷，下至巷陌百姓，形成了一系列雅致的生活范式。这种宋人的流行文化，成为后世追慕的审美典范，直到今天，古装影视剧还在极力还原宋朝士人的生活场景，传达一种精致美学。

最经典的是，宋人有“四般闲事”，即焚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。“闲”，并非单指时间的闲散，更是指心情的优裕从容。香、茶、画、花皆非宋朝独有，宋人却赋予了其“雅”的意境与韵味，以这些“物事”承载了他们内心对于“文雅”的理解。在不同的空间场合、不同的文化氛围中，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活方式，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，这让忙碌的现代人羡慕不已。

不过，这种神仙般的生活也并

非天降，而是有时代背景。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，既有承平的岁月，也有战乱的时期，繁荣辉煌和艰困忧患实际上交错并存。所以，宋朝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是随遇而安、和光同尘、与时俯仰。他们一方面承担社会的责任，可能从事形形色色的公务事任；另一方面注重个人的“小时光”，会参与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动，也会给自己留很多独处静思的时间。

以辛弃疾为例，他的生活颇为坎坷，艰忧中曾有暂时的安宁。他的文学作品风格是多元的，会有征战沙场的激昂慷慨，也会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情怀。他有豪放悲凉的词作，抒写壮志与内心的愤懑，像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”；也有婉约清丽的词作，勾勒民间生活场景，像“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”。风格多样、雅俗互补，在宋人看来并不是件矛盾的事情，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养、相互补充的氛围，思想意识上确实较前代有了很大进步。

科举公正开放促进社会多元化

如果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放到一起看，宋朝似乎成了无比纠结的矛盾集合体。宋朝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，却是文明发展的昌盛时期。就疆域的广度而言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，而其对内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、控制力度，却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。

从根源上看，宋朝崇尚平稳、注重微调，“稳定至上”是朝廷的核心目标。正因为如此，对于民间文化、经济事业、社会生活等方面，宋廷未予过多干预。邓小南在《宋·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》提到，“立纪纲”与“召和气”，是赵宋统治政策与措置的关键两轴。“纪纲”其实质是法制、法规，就是制度；所谓“和气”，在宋人心目中，是一种交感于天地阴阳之间、自然运行的和谐之气。这两轴的交互作用，构成了当时的治理基调。

这种统治策略，并不完全是因为宋朝的皇帝水平多么高，实际上，官员们的努力起到了更大程度的作用。宋朝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比唐代更加公正开放，给予许多出身平民的“寒俊之士”崛起的机会。

宋太宗时做过宰相的吕蒙正，年轻时曾在洛阳龙门寺涉院读书，天气炎热想要买瓜，却囊中羞涩，掏不出几文钱，只能捡食卖瓜人无意遗落的瓜。后来他科举考试高中状元，做宰相后，在原本拾瓜的地方买了片地，修建一座亭子，以示不忘当年的贫贱，激励清寒的后学。范仲淹幼年丧父，母亲改嫁，他青年时代也曾经在寺院中靠吃粥和咸菜度日，被称为“断齑画粥”，后来考中进士，担任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从实际出发，推动了庆历新政。

相比前代的世家大族，这些寒门学子更懂得民间疾苦。科举制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，新的社会秩序随之建立。缺乏家世背景的庶民，其资质与能力得到了更多承认，在同台竞争中脱颖而出得以进入仕途，使得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结构得到改善。

就像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表达的那样，宋朝士人普遍有济世情怀。他们认为，“天下”是中国的天下，群臣的天下，百姓的天下，而不是赵宋皇帝个人的天下。来自基层的他们走上政坛后，熟悉社会的“痛点”，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向。即便是那些科举落第者，事实上也承担着文化启蒙、普及的责任，激励着“后浪”继续以天下为己任。

不过，无论看起来多么“近代”，宋王朝骨子里还是一个“古代”政权。士大夫的情怀和良知最终无法遏制住徽宗皇帝的私欲，采运花石纲、重建延福宫、新建艮岳等，远远超出了社会负荷，北宋民众创造出空前巨大的经济财富，被北宋中后期的冗官、冗兵和冗费消耗殆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没有外敌入侵，文恬武嬉的宋王朝也已行将就木。

